

四明叢書

張宗祥

養心亭集卷之七

明鄭張邦奇常甫撰

釋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妙是天地萬物之虛處徼是邊徼是天地萬物之有處無中生有有中無故謂之妙謂之徼下字極精若以徼爲窳卻又說在虛處誤之甚矣此章與三十

輻章意相發明有無混合而無閒故曰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谷之虛也聲入而響出其善應不匱蓋萬古常然而
未嘗死也玄牝者幽虛也天地生於幽虛立於幽虛
謂非天地根乎不徇生而欲得則心火熄玉淵澄御
氣有法而綿綿若存其息以踵隨物應之如谷之應
何勤之有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闢能無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

抱一無離專氣致柔綿綿若存也無疵無爲無雌無
知用之不勤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
之若驚可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不貴吾身而貴以身爲天下不愛吾身而愛以身爲天下是所貴愛在天下而不在身公而忘其私也故不有吾身常寄託於天下而何大患之有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不離輜重喻不失吾重且靜也榮觀言凡紛華之接於目者也雖有之而燕然不動於中言不以外誘而

矢吾所守蹈輕躁之失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而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與不善人處亦足以監戒我之失長我之智倣我之情磨礪我之麤疏皆足以爲資也口義所云亦其一端

知其榮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
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
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大制不割猶云大信不約大時不齊任道之渾淪而
不爲裁割不使樸之散也一有所割則樸散而爲器
爲器則我亦一官耳何足爲官之長耶爲官長則天
地且不能並而至卑至弱之居乃至崇特勝之地也

彼以宰割擊斷爲事者可不懼耶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
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
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亦莫非因其常變之宜不可謂
有心也奇亦不是詐術口義說非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養生之道無乎不在治國而能嗇不但治人之理得而其用之不勤者亦固有以全其載營魄抱一無離之功也若云以治國喻養生則離人已爲二失老子之意矣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美言非有物與人也而人之得之者如得珠玉然者故曰美言可以市言人皆寶而欲得之也

釋國語

子年十四五讀通鑑至昭王滅密事以爲康王之母言雖有徵然其所言卒亦婦人女子之見無足取也後讀子厚非國語則知前人固言之矣非國語凡六十七篇如辨滅密以後數十事有可取者然左氏之說多不概

於聖特其小者耳而子厚非之乃或有甚於左氏者予
又惜夫左氏之無以自白也作釋國語

不藉

釋曰禮天理之節文也豈復有飾乎禮者哉柳子曰
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非矣且古之藉千畝者以奉
天地宗廟然而勸農之道亦無不寓焉耳豈曰特以
是勸乎哉柳子見夫三推者果無益於事故以爲存
乎亡乎皆可以爲國而不知時使而節用通有無而
和鄉閭皆於是乎始何者三推之道誠敬之道也誠

敬者君德之大本會是而可以爲國乎哉故曰不藉
干畝則無以求福用人此格言也不知道者非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柳子
非之以爲陰陽之氣遊乎天地間者無與於我若是
則天心之仁愛人君者泯矣人君之畏天之威者弛
矣信然也春秋亦可無作矣夫殷宗修德于祥桑之
生周成警悟於風雷之變天果無與於人而假爲是
乎哉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是失中和則天地不位

矣天地之不位安得以爲陰陽之頡頏輾轉而不可知也山峙而川流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常也地震而川竭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變也常也變也知者則曰人事或以致之也夫天地之變人或致之則其爲亡國之徵也豈不信哉而何非之有豈柳子於天人相與之際固未之或知也與

柯陵之會

釋曰君民禍福之徵固有動乎四體者況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容之俯仰之間端木氏

察其有死亡之道焉若柯陵之會晉厲公之視遠步
高三郟與國佐之言犯迂伐盡亦謂其有死之道而
已矣單子何尤乎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
者果巫史乎哉

大錢

釋曰錢貨之流於天下貴乎因時制宜使輕重勿過
而已矣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曰可後而先之
謂之召災此言而何非之有

無射

釋曰柳子非單子取於鍾之備也怪而不信柳子蓋不知樂者也且其言曰樂之來由人情出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然則樂果無用物也樂本可以無作聖人特徇人情而爲之是聖人導人之欲也又病其然又強假而文飾之則聖人所以宣八風之氣所以平天下之情者於樂何有吾故曰柳子不知樂者也柳子又曰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且

予聞之孔子之答顏淵曰樂則韶舞又曰放鄭聲今樂古樂何可同也柳子固不知樂然亦不知孟子

律

釋曰非伶州鳩之言已見於無射下

輕幣

釋曰桓公之輕幣重禮其事有無不可知若仁義則吾知非桓公之有也決矣然仁義旣非其有則其以利交天下也亦宜

卜

釋曰旣曰卜者道之所無用也又曰聖人用之旣曰聖人以敝陋民又曰非恆用而徵信則是聖人之作卜筮說怪誕以誣吾民也與柳子之說不辨而失自見矣

宰周公

釋曰君子道其常而已一失其道以出亦不足以死乎使獻公之出果失道耶則雖幸而不死孔之言猶信也

伐宋